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六卷

(2002)

北京大學出版社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六卷

Volume VI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合辦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上海圓明講堂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二·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2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6卷/季羨林、饒宗頤、周一良主編.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8

ISBN 7-301-05783-0

I. 敦… II. ①季…②饒…③周… III. ①敦煌學-研究-文集②文物-研究-吐魯番盆地-文集 IV. 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053021 號

書 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六卷

著作責任者: 季羨林 饒宗頤 周一良 主編

責任編輯: 劉 方

標準書號: ISBN 7-301-05783-0/K·0313

出版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 <http://cbs.pku.edu.cn>

電 話: 出版部 62754926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25

電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 行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28 印張 426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52.00 圓

編委會（以拼音字母爲序）

主 編

季美林 饒宗頤 周一良

編 委

柴劍虹	陳 明	鄧文寬	方廣錫	郝春文
林悟殊	劉 屹	孟憲實	榮新江	孫曉林
王邦維	王 素	湛 如	張涌泉	趙和平

編輯部成員

雷 聞	蒙 曼	史 睿	蘇 航	孫英剛
王 靜	王媛媛	余 欣		

目 錄

深切懷念周一良先生

- 悼念周一良 季羨林 (1)
- 木蘭花令 饒宗頤 (4)
- 從圓珍述及俗講的兩段文字談起
——紀念周太初 (一良) 先生 白化文 (4)
- 哭周師 郭熹微 (8)
- 周一良先生與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 胡寶國 (13)
-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閻步克 (19)
- 深切懷念周一良先生 鄧文寬 (23)
- 才高四海，學貫八書
——周一良先生與敦煌學 榮新江 (26)
- 父親周一良最後一個月工作與健康情況 周啓博 (37)
- 周一良先生學術簡歷及著述年表 趙和平 (42)

論文

- 古靈寶經的齋官制度與天師道及佛教的關係 王承文 (55)
- 敦煌本《老子節解》殘頁考釋 王 卡 (81)
- 敦煌寫本中的媚道文獻及相關問題 劉樂賢 (101)
- 釋粟特文 'nδysn (記驗)
——讀《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筆記 馬小鶴 (115)
- 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 馬繼興 (129)
- 敦煌本《湯液經法》佚文研究

- 兼論經方對中醫方劑學發展的深遠影響 王淑民 (183)
- 談談敦煌醫學寫本的釋字問題 趙平安 (197)

俄藏Dx.11414 + Dx.02947 前秦擬古詩殘本研究

- 兼論背面券契文書的地域和時代 徐 俊 (205)

- 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 張廣達 榮新江 (221)
- 關於唐代瀚海軍兵源的地區構成 孫繼民 (243)
- 唐西州軍政官吏的本地昇遷 李 方 (253)
- 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源流辨析 陸 離 (283)

- 《晉魏隋唐殘墨》綴目 方廣錫 (297)
- 《浙藏敦煌文獻》佛教資料考辨 宗 舜 (335)
- 重慶市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經題錄 楊 銘 (353)

京都會議感言

- “草創期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郝春文 (359)
- 盛衰與共，切磋增誼 柴劍虹 (363)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趙和平 (365)
- “草創期的敦煌學”研討會散記 方廣錫 (368)

書評

- M. Cohen, J. -P. Drège, J. Giès (eds.), *La Sérinde, terre d'échanges*
..... 榮新江 (375)
-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 張 總 (378)
- 李德範《敦煌道藏》 劉 屹 (384)
- 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 趙和平 (389)
- 伏名《唐鈔文選集註彙存》 汪習波 (394)
- 蔣禮鴻《蔣禮鴻集》 柴劍虹 (398)

目 錄

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	王 素 (401)
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	孟憲實 (409)
Éric Trombert, <i>Le crédit à Dunhuang.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i>	余 欣 (413)
P. Koskikallio and A. Lehmuskallio (eds.), <i>C. G. 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i> <i>1906—1908</i>	榮新江 (419)
新書目	(425)

Contents

In memory of Professor Zhou Yiliang

Ji Xianlin (1), Rao Zongyi (4), Bai Huawen (4), Guo Xiwei (8),
Hu Baoguo (13), Yan Buke (19), Deng Wenkuan (23), Rong Xinjiang
(26), Zhou Qibo (37), Zhao Heping (42)

Articles

- The fast official system in the Old *Lingbao* scriptures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Celestial Master's movement and Buddhism Wang Chengwen (55)
- The fragmentary leaves of the *Laozi jiejie* from Dunhuang Wang Ka (81)
- The erotic literature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the related issues
..... Liu Lexian (101)
- A note on the Sogdian word *'ndysn* Ma Xiaohe (115)
- Unearthed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in the world: Survey and research
..... Ma Jixing (129)
- The lost texts of the medical book *Tangye Jingfa* from Dunhuang
..... Wang Shumin (183)
- Explanation of the words in medical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 Zhao Ping'an (197)
- The fragmentary manuscripts of the Former Qin poetry in Russian Collection
(Dx.11414 + Dx.02947) Xu Jun (205)

- The Chinese documents from Khotan kept in St. Petersburg
..... Zhang Guangda and Rong Xinjiang (221)
- The geographic origins of the soldiers of the Hanhai military Garrison seen in the
unearthed Tang documents Sun Jimin (243)
- The promo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 officers in Tang's Xizhou Li Fang (253)
- The households affiliated to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Dunhuang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ts origin and changes Lu Li (283)
- Fragmentary Manuscripts of the Jin-Wei-Sui-Tang: A reconstructed catalogue*
..... Fang Guangchang (297)
- Studies in the Buddhist material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Zhejiang*
..... Zong Shun (335)
- The catalogue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manuscripts kept in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Museum Yang Ming (353)
- Talking on the Kyoto conference on Early Dunhuang Studies**
- Hao Chunwen (359), Chai Jianhong (363), Zhao Heping (365), Fang
Guangchang (368)
- Book Reviews**
- M. Cohen, J.-P. Drège, J. Giès (eds.), *La Sérinde, terre d'échanges*
..... Rong Xinjiang (375)
- Yin Guangming, *The stone stupas of the Northern Liang Dynasty*
..... Zhang Zong (378)
- Li Defan (ed.), *The Dunhuang Daoist canon* Liu Yi (384)
- Hao Chunwen (ed.), *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Zhao Heping (389)
- Anon., *The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n the Wenxuan in Tang manuscripts*
..... Wang Xibo (394)

Contents

<i>The works of Jiang Lihong</i>	Chai Jianhong (398)
Zhu Lei, <i>Papers on the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i>	Wang Su (401)
Sun Jimin, <i>The Tang military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i> <i>A preliminary study</i>	Meng Xianshi (409)
Éric Trombert, <i>Le crédit à Dunhuang .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i>	Yu Xin (413)
P. Koskikallio and A. Lehmuskallio (eds.), <i>C. G. 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i> <i>1906-1908</i>	Rong Xinjiang (419)
New publications	(425)

深切懷念周一良先生

悼念周一良

季羨林

最近兩個月來，我接連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內心震動，悲從中來。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還是一良兄的遠行。

九月十六日中國文化書院在友誼賓館友誼宮為書院導師慶祝九十華誕和米壽舉行宴會。一良屬於米壽的範疇，是壽星老中最年輕的。他雖已乘坐輪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會上，雖稱不上神采奕奕，卻也面色紅潤，應對自如。我心裏想，他還會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幾天前，在十月二十日，任繼愈先生宴請香港饒宗頤先生，請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體不適，未能赴宴，親筆簽了一本書，送給饒先生。饒先生也在自己的畫冊上簽了名送給他。但在兩天後，楊銳想把這一本書送到他家時，他已經離開了人世。多麼突然的消息！江淹說：“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魯迅先生也說，死大概會有點痛苦的；但一個人一生祇能有一次，是會過得去的。但一良是在睡夢中一個人悄沒聲地走掉的。據老百姓的說法，這是前生修來的。一良的死毫無痛苦，這對我們這些後死者也總算是一種安慰了。

一良小我兩歲，在大學時至少應該同學二年的。但是，他當時在燕京讀書，我則在清華。我們讀的不是一個行當。即使相見，也不會有深交的。可以說，我們倆在大學時期是並不認識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當時在清華任教。此時我們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已經有一部分相同了。因為我在德國讀梵文，他在美國也學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語言，訂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發起了一個類似讀書會一類的

組織，邀請研究領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學者定期聚會，互通信息，討論一些大家都有興趣的學術問題，參加者有一良、翁獨健等人。開過幾次會，大家都認為有所收穫。從此以後，一良同我之間的相互瞭解加深了，友誼增強了，一直到現在，五十餘年間並未減退。

一良出自名門世家，家學淵源，年幼時讀書條件好到無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對中國古典文獻，特別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曾赴美國留學，熟練掌握英日兩國語言，兼又天資聰穎，個人勤奮，最終成為一代學人，良有以也。中年後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遺書，佛教研究，多所創獲，巍然大師，海內無出其右者。至於他的學術風格，我可以引湯用彤先生兩句話。有一天，湯先生對我說：“周一良的文章，有點像陳寅恪先生。”可見錫予先生對他評價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時期，他曾同人合編過一部《世界通史》。這恐怕是一部“應制”之作，並非他之所長。但是統觀全書，並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見他的史學功底之深厚。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長才未展。他留下的幾部專著，決不能說是已盡其所長，我祇能引唐人詩句“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一良雖然自稱“畢竟一書生”，但是據我看，即使他是一個書生，他也是一個有骨氣、有正義感的書生，決不是山東土話所稱的“孬種”。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熱的“老佛爺”。當時北大大權全掌握在“老佛爺”手中，一良的命運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樣，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們成了“棚友”。我們住在棚中時，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仿佛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鬥甚麼人，我們三個都是“陪鬥”。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臺下的一間小屋裏，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面立。我忽然聽到幾聲巴掌打臉或脊梁的聲音，清脆“悅”耳，是從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傳過來的。我想，下面該輪到我了。我肅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沒有打過來，我頓時頗有“失望”之感。忽聽臺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臺去，口號聲震天動地。這種陣勢我已經經受了多次，已經駕輕就熟，竟不心慌意亂，熟練地自己彎腰低頭，坐上了噴氣式。至於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發言，我卻充耳不聞了。這一段十分殘酷然而卻又十分光榮的回憶，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關係。

一良是十分愛國的。當年他在美國讀書時，曾同另一位也是學歷史的中國學者共同受到了胡適之先生的器重。據知情人說，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過那一位學者。如果他選擇移民的道路，拿一個終身教授，搞一個名利雙收，直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卻選擇了回國的道路，至今已五十餘年矣。在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他走過的道路，有時順順利利，滿地繁花似錦；有時又坎坎坷坷，宛如黑雲壓城。但無論甚麼情況、甚麼境地，他始終無怨無悔地愛着我們這個國家。在這一點上，我雖駑鈍，也願意成為他的“同志”。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始終維持着可喜的友誼。見面時，握手一談，雙方都感到極大的快慰。然而，一轉瞬間，這一切都頓時成了過去。“當時祇道是尋常”，我在心裏不禁又默誦起這一句我非常喜愛的詞。回首前塵，已如海上蓬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經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包括年齡在內，能活到這樣高的年齡，極出我意料和計劃。世人都認為長壽是福，我也不敢否認。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輕的老友一個個先我離去。他們成了被哀悼者，我卻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對哀悼這種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覺的。我這哀悼者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我內心的悲哀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魯迅筆下那一個小女孩看到的開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須到的，問題祇在先後。按中國序齒的辦法，我在北大教授中雖然還沒有達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個地方去，我是持有優待證的。那個地方早已灑掃庭除，等待我的光臨了。我已下定決心，決不搶先使用優待證。但是這種事情能由我自己來決定嗎？我想甚麼都是沒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筆凝望窗外，不久前還是綠蓋擎天的荷塘，現在已經是一片慘黃。我想套用英國詩人雪萊的兩句詩：“如果秋天到了，冬天還會遠嗎？”閉目凝思，若有所悟。

2001. 10. 26.

木蘭花令

饒宗頤

數日前，任繼老邀君與季老及余共飯，君以疾慳一晤，不意竟成永訣。張玉田悼王碧山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寄此以抒余悲。

北園新約悲疏闊，遽報山頽添哽咽。

初逢憶似夢中人，四十五年真電抹。

（一九五六年始識君於巴黎，把臂論文）

知音何處今難覓，不信芳菲從此歇。

相貽一卷永別離，泪墜燕山湖底月。

一良教授冥鑒

愚弟 饒宗頤拜輓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於香港

從圓珍述及俗講的兩段文字說起

——紀念周太初（一良）先生

白化文

“俗講”是“化俗講經”的通行簡稱。漢代儒生師生講經極為通行，講的是儒家經典。通常在老師講解經書時，有高足弟子一位朗誦經文，並率先提問，此人稱為“都講”。大約從南北朝時期開始，佛教抄襲變化了儒家講經的

一套程式，也在講經時，由法師主講，都講唱讀佛經經文，如此一段一段地講讀下去。這就是佛教的講經。講經一般用於僧人內部及文化水平高的信士學習之時。南北朝時的主講者，也有由精通佛學的帝王充任的，那是模仿維摩詰說法的特例。在此基礎上，從而演化出一種針對世俗人等的通俗化的講經，這就是唐代流行的“俗講”了。自敦煌遺書重現於世，其中的一些俗講底本隨之顯現，研究者漸多，成績不小。向覺明（達）、孫子書（楷第）、周紹良等先生都有筌路藍縷之功。經過爬梳剔抉，相關的資料已經搜集得差不多了。在此基礎上開展研究，其成果是，首先把“俗講”和“變文”明確地區別開來，其次是盡可能地把根據現有資料能推論並解決的問題給解決得差不多了。再次是，一些研究者相當明確地指出，根據現有資料和我們的研究能力，有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或者說尚無解決的可能。

筆者在編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一書的過程中，時時請教周太初（一良）先生，先生審閱原稿，並在此後隨時指示。此書出版後，先生還指導下一步的學習方向。後來，先生寫成的文章中，有兩篇文章直接和我侍坐時“聾聞”到的教導有關：《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入唐僧圓珍與唐朝史料》，兩文在刊物上發表後，均收載於《周一良集》第四卷之內。正在筆者繼續於先生教導下為圓珍的《行歷抄》作注時，先生溘然逝去。回想當時的教導，祇能努力作好手頭的事情，勉報師恩而已。

日本入唐八家之一的智證大師圓珍，在其《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文句合記》卷上（《智證大師全集》中卷，402頁）講到有關正規講經（即下面引文中的“僧講”）和“俗講”有別的情況，非常清楚：

凡講堂者，未審西天樣圖；若唐國堂，無有前戶，不置佛像，亦無壇場及以牀座。尋其用者，為年三月俗講經；為修佛地、堂塔，勸人覓物，以充修飾。……講了閉之以荊棘等，若無講時不開之。言“講”者，唐土兩講：一、俗講，即年三月就緣修之。祇會男女，勸之輸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講，安居月傳法講是。不集俗人類也。若集之，僧被官責。上來兩寺事皆申所司，可經奏外申州也，一月為期。蒙判行之。若不然者，寺被官責。云云。本國（按，指日本）往年於講堂不置像，或不堅戶，此似唐樣。今愛安佛，乖舊跡也。又無俗講，古今空閑

耳。講堂時，正北置佛像。講師座高閣，在佛東，向於讀師座。讀師座短狹（按，《說文·阜部》：“陝，隘也”通“狹”），在西南角，或推在佛前。故檀越請開題時，北座言“大眾至心合掌聽”，南座唱經題。

所引此段十分重要。它明確表述出：一、僧講與俗講的內涵（“傳法講”與“會男女勸之輸物”）、開講時間、聽眾等不同；二、此兩類“寺事”都需“奏”和“申所司”批准纔能辦；三、開俗講之地是“講堂”，平時不置佛像，不安門戶；四、開俗講時，講師和讀師的座位式樣、高矮，請開題，唱經題等，都簡略述明。將此段引文再與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和孫楷第先生《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兩文對讀，俗講的體式已經講得很清楚，相關資料在此三文中也表述和搜集得差不多了。請讀者參閱，我們在此不再贅述。祇是補充幾點：一點是，周紹良先生曾經在《唐代變文及其它》（收在《敦煌變文芻議》一書中，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一文中，引用P.2305號卷子，即《敦煌變文集》中擬題為“無常經講經文”，其中有“且乞時時過講院”一句，證明“至於俗講的處所當然是在寺廟中，實則也有一個專用名詞……是名為‘講院’的”。唐代寺院中常分作許多個“院”，有墻垣圍繞，墻上自有大門。這些屢見記載，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附圖所繪也很清楚。日本始建於唐代的寺院也是這種格局。因而，講院中建講堂，在院中堂內開講，就是很明確的事了。兩種記載可以互相補充。另一點是，俗講的聽眾全是俗人，經過圓珍這一明確，也更清楚了。因此可以用來與一些材料對證，下面，即以常引用的一些唐詩為例來說明。

俗講的相關材料，在唐詩詩句中常被引用的大致有：

韓愈的《華山女》詩（《全唐詩》三四一卷），是描述道教女冠開講俗講的，可以和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也有道教開講的記載互證，圓珍在其《大日經疏抄》中也記載有：

大唐有道士法師俗講，其處有聽者三十計（按：可能是“許”字之誤）。法師禮稱云：“南無不可思議功德！”俗人嘲云：“‘南無’不可聽聞！”僕從等所見也。（《智證大師全集》中卷，681頁）

這是一則道家俗講的直接記錄，為圓珍的隨從親眼所見。

姚合的《贈常州院僧》：“仍聞開講日，湖上少漁船。”（《全唐詩》四九八

卷)及《聽僧雲端講經》:“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全唐詩》五〇二卷)。描述的是世俗人等聽俗講的盛況,並透露出,至少一部分信士聽講前必須持齋。李洞的《題新安國寺》“開講宮娃聽”(《全唐詩》七二一卷);又,《贈入內供奉僧》:“內殿談經愜帝懷,……因逢夏日西明講,不覺宮人拔鳳釵。”(《全唐詩》七二三卷)再有貫休的《蜀王入大慈寺聽講(天復三年作)》:“祇緣支遁談經妙,所以許詢都講來。……百千民擁聽經座……”(《全唐詩》八三五卷)都反映了群眾聽俗講的盛況。但是,“內殿談經”可未必是聽俗講,也可能是六朝以降的常規講經。必須注意:俗講是化俗講經,正規的講經則是僧人內部的事,大約最多祇可以包括一些“維摩詰類型”的高級居士。俗講的“講經文”中,駢體文句佔極大比例,帶有顯然的自常規講經蜕化痕跡,和變文卷子中的口語化大不相同。此點,也是分辨兩者的着眼點。當然,二者統屬講唱一類,是沒有問題的。

附帶談一下,《敦煌變文集》中有一些明顯地可算作俗講類型的片斷,尚可研究一番。例如,卷四中的S.4480、S.4128、S.4633、S.3096等號,均缺乏前述變文和俗講的各自的特點。敘述故事,前後呈電影鏡頭剪接跳躍式。鄙見是,此類可能是僧人聽俗講,甚至是聽正規講經時的筆記。但沒有直接確證,猜測而已。

以上所錄圓珍提供的俗講資料,特別是第一條,據周一良先生告知,湯用彤先生在其《康復札記·何謂俗講》(載於《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一文中推薦過。接下來就是周一良先生引用了。筆者近年來讀書不多,僅見在周先生之後,陸永峰君《敦煌變文研究》一書中引用過,此書係巴蜀書社2000年出版。

附帶說一件有意思的事:中國戲劇的起源,包括它的起源時間,它的起源是否由於外來影響等問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員、筆者的畏友李正宇,曾在《敦煌研究》總第十期上發表《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一文,論證S.2440號所錄“釋迦因緣”文體特殊。筆者體會是:其中的“隊仗白說”,似乎像是群眾演員的合唱或“合白”;“大王吟”、“夫人吟”、“老相吟”、“阿斯陀仙啓大王”等,似乎像是主角和配角的吟唱與道白。還有一些字句像舞臺提示。再參以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第三十二節“贊咏之禮”內相關記載,以及季羨林先生對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的譯釋,筆者以為,